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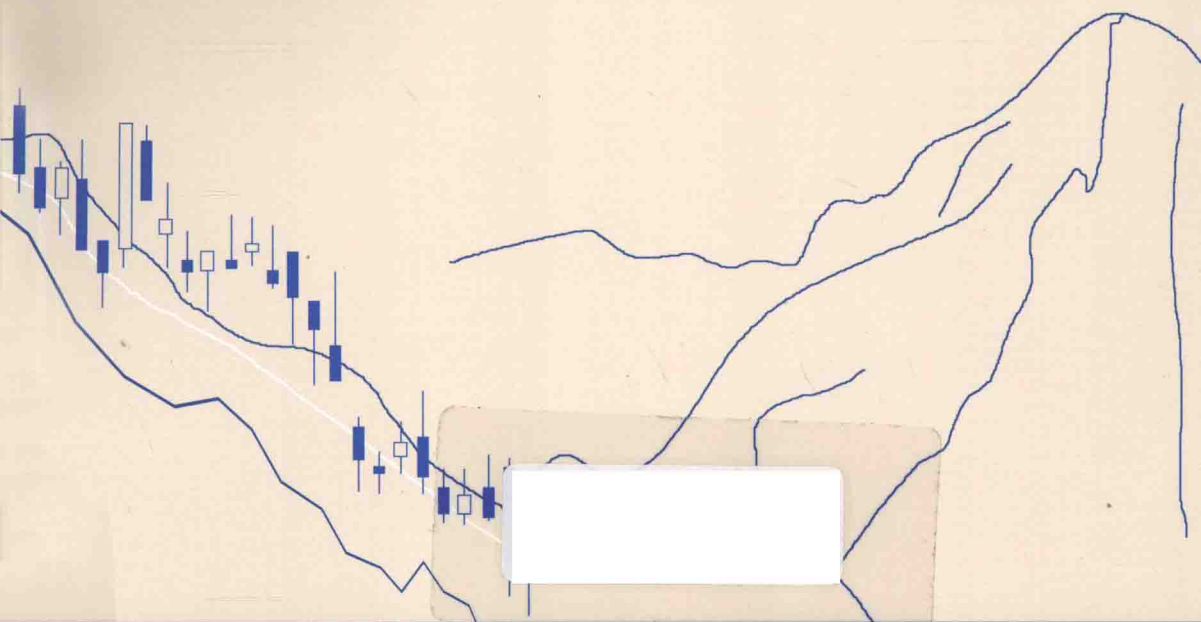
中国资本市场的观察者、亲历者、操作者**方泉**的登珠峰手记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作序

冷暖50°C

从股市K线到珠峰雪线

方泉 | 著



经济学家、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
央视知名主持人、记者
知名财经主持人
探路者联合创始人、登山家

韩志国
张泉灵
胡紫薇
王 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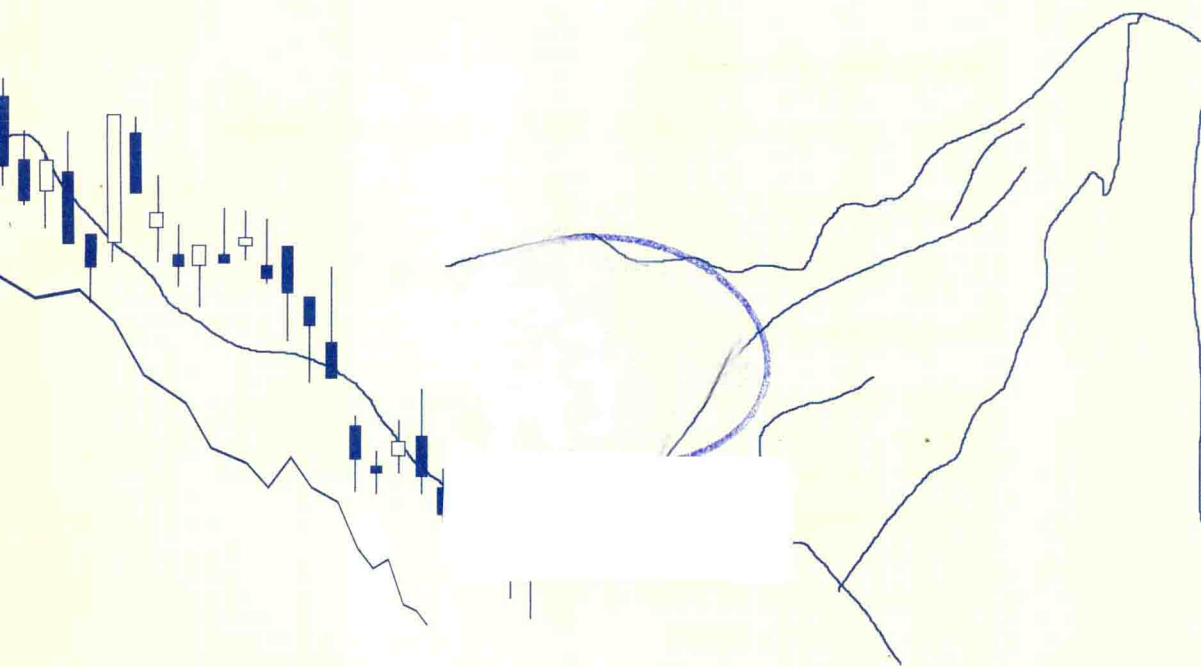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冷暖50℃

从股市K线到珠峰雪线

方泉 |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这是一本攀登珠峰的日记，它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知名证券人方泉 51 天攀登珠峰的经历。书中妙趣横生地讲述了他自己和山友们的登山故事以及在途中遇到的各种奇特经历。

本书原汁原味地还原、再现登山经历，无过多繁杂冗余，带领读者切身感受登珠峰的全过程，将遥不可及的珠峰展现在读者面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暖 50℃：从股市 K 线到珠峰雪线 / 方泉著.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6

ISBN 978-7-111-47132-5

I. ①冷… II. ①方…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4783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策划编辑：丁思檬 责任编辑：丁思檬

责任校对：舒莹 责任印制：乔宇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0mm × 242mm · 12.75 印张 · 1 插页 · 178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47132-5

定价：49.9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电话服务

网络服务

社服务中心：（010）88361066

教材网：<http://www.cmpedu.com>

销售一部：（010）68326294

机工官网：<http://www.cmpbook.com>

销售二部：（010）88379649

机工官博：<http://weibo.com/cmp1952>

读者购书热线：（010）88379203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推荐序

患难与共的山友方泉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王 巍

与方泉相识二十年了，我当初是他的领导。与方泉一起爬山也有十年了，他现在是我的队长。他是诗人、记者、编辑，担任过证券界大名鼎鼎的《证券市场周刊》的社长；出版过诗集，常在电视上谈股市；更有过青春永驻、绵绵不绝的浪漫故事。不过，北京三好生登山队队长的身份大约是他最得意的，也是最能体现他性格的。

十年前，他冬天跟队爬小五台遇险。本来是稀松平常的小事故，居然折腾到当地政府围山救人，直升机待命出动。回到北京后，他一篇纪实文字更是写得鬼神惊泣，迅速传遍山友圈，让小五台和这几位“山货”都出了大名。我那时刚刚登雪山上瘾，便气味相投地合队一起了，跌跌撞撞十年下来，也有了上百名队友。他自封队长，女队员居多，皆大欢喜。

我们在北京常去登的是阳台、云蒙、海坨、黄草梁等十几座野山，每年还要组织一次5 000米以上的雪山或者墨脱徒步等活动，偶尔也与其他登山队组合一下，彼此补充新鲜面孔。三好生队里“神人”颇多，哲学家、主持人、铁人三项赛奖牌得主、马拉松高手、艺术家、股票投资高手，各种屌丝、美女等层出不穷。不过，最值得山友骄傲的是，除了几位登山界大腕常来队里与大家锻炼外，居然今年自产自销了两个登顶珠峰的人物——方泉队长和在下。

我登珠峰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执著如一。常年登山，业绩不错。登了十多座雪山，也该有这个念想了。方泉则让人大跌眼镜。他雪山不少登，但一



向在登顶之前找出各种理由放弃：登西藏启孜是被人拖累；两次登慕士塔格，一次是想起女儿，一次是见义勇为；两次登阿空加瓜，一次是头疼，一次是集体行动；登玉珠峰、哈巴雪山和四姑娘山则是意兴已尽。总之，登山十年，好像登顶应是意外事件。这次登珠峰之前，他便四处造舆论，主要是看我太孤单，决意舍命陪君子。

此次登珠峰，从尼泊尔徒步开始直到首次珠峰训练的一个半月里，方泉似乎一直在捕捉一次可以构成他放弃的机会，不时自言自语地抱怨西餐不好吃，炒股不方便，总有死人的消息传来。也经常看到他非常勤奋地站在不同山坡上搜寻国内手机短信的信号，希望得到来自国内的招呼。唯一让他多少有信心的是另一位中国山友的表现更差劲，几乎被登山队劝退。

不过，在最后等待窗口登顶的时期，方泉明显信心大涨。首先，适应了一个多月后，他已没有任何高山反应，整天多动好学。带来的两本书《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被他翻得热火朝天，不时喃喃自语，或许进入了另一高山反应的境界。其次，英文长进很多，可以与美女医生和几位外国山友深入交流，乐此不疲。第三，隔壁美国 IMG 公司里有中国队员开中国灶，我们经常去打牙祭，大大缓解了思乡情绪。最重要的是，我的状态相比之下并不太好，聊天中不时担心不能如愿登顶。每次我的悲观都让方泉的眼睛闪亮起来。

正式登顶的五天里，我出师不利，第一天就拉肚子，立刻从前队主力变成了遥遥落后的队尾而且可能被强制遣返。方泉立即承担了队长的责任，每天嘘寒问暖，帮我打饭冲药，整理行装。登山时也不离我左右，大约他考虑我的节奏，从二号到三号、三号到四号营地的两段漫长的攀登中，他非常耐心地跟在我后面。从他坚定的步伐中，我真切地感到，他这次一定会如愿以偿登顶的，我也会。

最后的一夜，如同以往一样，我们照例描述共同的愿景来打发紧张的等待。当年在慕士塔格登顶之夜，我们立下宏愿，一起写一本登山的小小说。我搭架子和逻辑，他负责故事和情节部分，在彼此兴奋地演绎情节时，到了出



发时刻。又一年在阿空加瓜登顶之夜，我们与另一位山友一起讨论重组一个小股东权益保护机构，他主持，我配合，连纲领、活动和人员都敲定了。不过下了山后，都一风吹了。

这个晚上，我再次提到当年往事，方泉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回珠峰下来一定痛改前非，好好办个登山杂志，或者我们一起办个与博物馆相关的刊物，至少也要写一本登珠峰的书。他看到我在写日记，也很早就开始记录登山过程了。他是诗人和记者出身，文采飞扬，估计还是小说更靠谱。说着说着，他居然幸福地睡去了。我则翻出相机，为自己留下一幅带着氧气面罩的留影，心里嘀咕着，希望这不是遗照啊。

在夜里 11 点出发前，他忽然要解手。这让我非常担心，我们一向都是在下午解手的。半夜，在海拔 7 900 米的高度，解手是一次复杂的工程，耗时耗力。是否拉肚子的厄运又轮到他了？我不安地在帐篷外面等待，看着其他队友纷纷离开远去。他十分钟后出来，告诉我没有问题，慢慢走吧。我们一前一后地缓缓起步攀登。

三个小时后，山上下起雪来，风力增强。我在前面连续超过了两个其他队伍的山友，节奏被打乱，上气不接下气。正在此刻，方泉在他的夏尔巴协作的引领下从侧面超过了我，而且步伐轻松稳健。这是我们一起登山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很吃惊又很感慨。他太了解我了，他在用冲顶的姿态激发我已经极度疲惫的身心状态，他本来可以在几天前就这样的。

我一路跟着他的节奏，在 8 000 米以上的高山上，回味着在北京登山的情景，耳边响起队友的欢笑声。远远的一缕白色光线衬托着方泉的红色羽绒服，如同一团火球一样上蹿下跳的。我们就是这样一起登上了珠峰。

回到北京后，方泉大摆宴席，招待山友们庆祝登顶。我当日有事不能参加，结果，众星捧月，队长也得意忘形起来，将此登顶壮举渲染成一段传奇，许多精彩片断当可激励后生，鞭策他人。想到此处，或许真假不辨也可理解吧。我最关心的是，方泉的这本登山的书能否出来，他的杂志是否还在记忆中。



冷暖50℃：从股市K线到珠峰雪线

方泉今年五十了，已是知天命之年。在电视上，他的机敏和才智是一流的；在杂志圈里，他的厚道和开明是皆知的；在投资界，他的早熟和道行相当深厚；在山友队伍里，他的殷勤和热心更是不可或缺的。对我而言，方泉这个朋友是一个可远可近、可深可浅、可爱可憎的人物，没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是个遗憾。有了这个人在左右，我们的生活就会多姿多彩，有情、有义、有趣。

自序

从绿色K线走向珠峰

2001年8月2日。记得是个周四的黄昏，我理一半发时接到上海老H电话：“你们那个《财经》杂志还是报道说银广夏是骗局了，题目叫啥《银广夏陷阱》，他们瞎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说“你们”，是因为我主编的《证券市场周刊》与《财经》杂志同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麾下，我不但是《财经》的专栏作者，而且还友情客串编委；说“他们”，是因为《财经》杂志质疑银广夏的事件已被银广夏自己“公关”下去，他们咋会一意孤行？十一个多月前，我与七八家京城媒体记者去银广夏采访，被银广夏治理沙漠、发展现代农业感动，嘱咐同行的部下继续跟踪报道，更惊叹于这么一个西部企业竟幸运地突破了卵磷脂技术瓶颈致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半年前，正面报道银广夏的那位部下被我慷慨地支援给《财经》杂志；三个月前有相熟的研究员质疑银广夏财务造假，而我的老部下再次跟踪报道，我还为她安排见银广夏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一个月前她提醒我银广夏至少没他们声称的那么持续高增长，当时我还不信。

与此同时，银广夏也在高层公关。一来该公司是当时树立的模范企业，“政治过硬”；二来某大型证券是银广夏配股主承销商，配股必然做财务调查……我不信银广夏业绩造假，也不信《财经》杂志主编会冒政治风险和饭碗风险“瞎报”。

但《财经》杂志是瞎报吗？《财经》的正式出版时间是周六，此时该是在印刷厂啊！

我阴阳头半个多小时打电话了解相关情况，后半夜找到银广夏的北京主



力小 S 讨论到天明……我个人全部家当就是一千多万市值的银广夏，住单位分的两居室，开单位配的捷达，挣单位每月万元工资；只是年初按揭为父母在郊区买了总价 300 万元的别墅，月供 2 万元……结果银广夏停牌。

8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单位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就《财经》报道银广夏的事对单位负责人训话。训话中提到：“你们两本杂志还多空对冲啊？据说你们周刊的主编与银广夏公司过往从密……”下午 2 点，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召开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层干部会，总干事通报了银广夏相关情况和领导讲话精神，主要是强调媒体的正义导向，最后宣布免去我的《证券市场周刊》主编职务。会后二老板找我谈话，说“啥都别解释了，你要是有事单位也保不了你”，我说我要是没事呢？他没回答。再后是我的直管领导拉我去足底按摩……虽然不甚理直气壮，但我足底坚实。

9 月 10 日，银广夏复牌，从停牌前的 30.78 元直封跌停！然后开始了 14 个跌停，到 10 月 8 日打开跌停时价格已是 6.34 元。我的千万市值灰飞烟灭，由于有透支盘，有的账号暴仓，只在太太名下还剩 30 多万市值。而许多因我推荐而买了银广夏的亲友……这时已无任何电话询问。

庄家老 H 电话不通了，北京主力小 S 换了手机说有急事再联系我，那些重仓银广夏的机构朋友全无音信。我还是每天准点上下班，躲在办公室里随便翻阅什么。某日办公桌电话响起，接听，手机放的是林忆莲的歌：“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 / 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 /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 / 为了你，我愿意 /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 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一个被我骂走已一个月不联系的女孩——此时已“人财两空”的女孩。混蛋银广夏！绿色的 K 线！

……

2002 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雪后，老朋友陈剑平说跟绿野的年轻人去爬野山吧。在密云古北口的野山野长城，在一处手脚并用的崖壁处，我第一次感觉悬在半途没有退路的恐惧，也第一次体会自强不息爬上崖壁后无与伦比的亢奋。从此，每周一次甚至两次，爬遍京郊的野山。



爬野山像是吸上了“大麻”，爬雪山却像是吸“海洛因”。2004年5月爬四姑娘山大峰，我开始了雪山“海洛因”。但第一次爬雪山即在4300米海拔营地上吐下泻，整宿折腾后未能登顶；同年10月再次来才登顶。从此开始了十几次几乎都不登顶的雪山攀登：2005年5月，西藏启孜峰（海拔6206米），因同在B组的山友庄东辰罹难而取消冲顶计划；2006年5月，四川巴塘措普沟月来峰（海拔5100米），因最后十数米异常湿滑而放弃；2007年12月，阿空加瓜峰（海拔6959米），登至5400米营地因暴雪而终止登山；2008年8月，再次登启孜峰，至5300米大本营因护送高山反应严重的山友牟敦国下撤而放弃登顶；2010年1月再去阿空加瓜，登至海拔6700米处因失温冻僵而被勒令劝下；2010年5月，四姑娘山三峰（海拔5355米）登顶；2010年7月，新疆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登至临近C3营地（海拔6850米）因拉肚子和烦躁而主动下撤；2011年5月，青海玉珠峰（海拔6178米），登至海拔5600米的突击营地因极度疲劳而放弃；2012年7月再登慕士塔格，到海拔7300米时头痛欲裂而放弃；2012年10月，云南哈巴雪山（海拔5396米），至5000米海拔时突降大雾全队放弃冲顶；2013年5月23日冲顶珠峰成功……

站在世界之巅，我真的没有幻想中的亢奋或激动，整个人像醉酒一般恍恍惚惚，却越发感觉空虚，还有无边的沉重……只为这一瞬，我走过十一年的坎坷心路，而最深切鲜亮的记忆都留在了路上。但路的出发点分明还是银广夏那条陡直下挫的K线，绿色K线！或许我的几乎都不登顶的攀登都是这条绿色K线冥冥中的警示：安全，安全，安全。山在那里，总可以再来，股票暴仓绝难翻本，但生命只有一次，并且这生命还属于我爱的和爱我的人。

❧ 引 子 ❧

后悔了就不再出发了么？

2005年的元旦，与17个小青年爬小五台，因迷路而受困四日，自己还落下了着凉后即腹泻不止的隐疾。时隔四年后的2009年元旦前两日，队长戴猛说原上草等三人要“生猛”地五台连穿，且他们线路熟又有老乡内应，可以走护林员监控不到的放羊小路。于是又怦然心动，再与练过铁人三项的老牟商量，他没爬过雪山，更冲动……

我爬过四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论寒冷和单日强度还没有哪一个超过小五台这个季节性的雪山呢！

2008年12月31日晚，驱车奔向河北蔚县，在桃花乡老傅家住下，喝酒迎新时遇见三伙北京队，其中居然有四年前共同受困的山东壮汉大鱼。而在给朋友发的短信中我都加一句“携小五台清寒的星光祝福你”。大概是这一年太坎坷太不堪回首了，家国不幸——地震、金融海啸、股票折半，就该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辞别旧岁！

2009年元旦那天，凌晨三点起来，吃饭、整理行囊、重装！四点半老乡送我们到放羊小路，星明路白，却仍得点亮头灯。在山脚下绕了大概两个小时反复“试错”才找到上山的路，从西金河口直奔西台。九点多山阴处才完全亮成白天。积雪已没了脚踝。其间老牟肩部脱臼，我蹬住他的腋窝狠拽他胳膊帮他“复位”，这坚毅汉子瞬间的痛苦表情让我无法遗忘。

中午12点到2300米海拔的山口，原上草、阿彪、往事三条猛汉直上西



台，而我们四人绕到山侧横切——横切毕竟节省体力，我们的计划是天黑前赶到海拔2600米的三叉营地，明天赴南台，后天下撤。积雪太厚，很快就没过膝盖，而且还没人走过，只好由比我和老牟年轻十几岁的大青年阿力和戴猛轮流开路——开雪路付出的体力远大于跟在后边走，这哥儿俩还负责背帐篷、气罐等公用设备。

还是原上草们那些年轻人牛，两个多小时后人家从西台下来还走在了我们前面。歇息后，由他们三人轮流开路，却几乎是走几十米便站在雪地里喘气，越走停下喘气的次数越多，差不多十几米就得停一会儿；而越走越累得后悔，何苦如此自虐呀？

不知是这回雪厚了，还是四年后体力下降了，平生就没这么累过，越往后越抬不起脚，恨不得仆倒雪地睡上片刻。

终于在五点天擦黑时赶到营地。依旧是刨雪坑用仅剩的水冻结帐篷带，水不够便用尿液补充。

钻进三人帐，点上汽灯、炉头。每个人都累劈了。戴猛脾气躁起来，为防潮垫的铺法大吵大叫；阿力脱鞋，说左脚跟冻伤，袜子湿透， he 说是汗脚使然，戴猛硬说是鞋的质量不过关；老牟二百多元买的新鞋才真是质量不过关，鞋和袜子均湿透。于是以阿力冻伤和老牟鞋不行为借口，我们一致决定明天原路返回，不再去南台。

几锅方便面下肚，身子暖和了，也困得睁不开眼，我和戴猛倒头便睡，阿力和老牟强撑着烤鞋。

第二天往回返时，我越发觉出下撤的正确，我的两膝内侧每走一步都生疼得要命，这是我爬山七年来从未有过的。2009年伊始，我也算奔五张的人了，还跟自己较啥劲儿？

下午四点下山，却撞到西金河口管理处，接我们的车还未停住，管理处就冲出几条壮汉强令我们进去。我们知道封山期间私自登山按规定是要罚款100至5000元，钱是小事，时间肯定耽误在这儿了；但大伙儿太累，索性就到管理处暖房子里歇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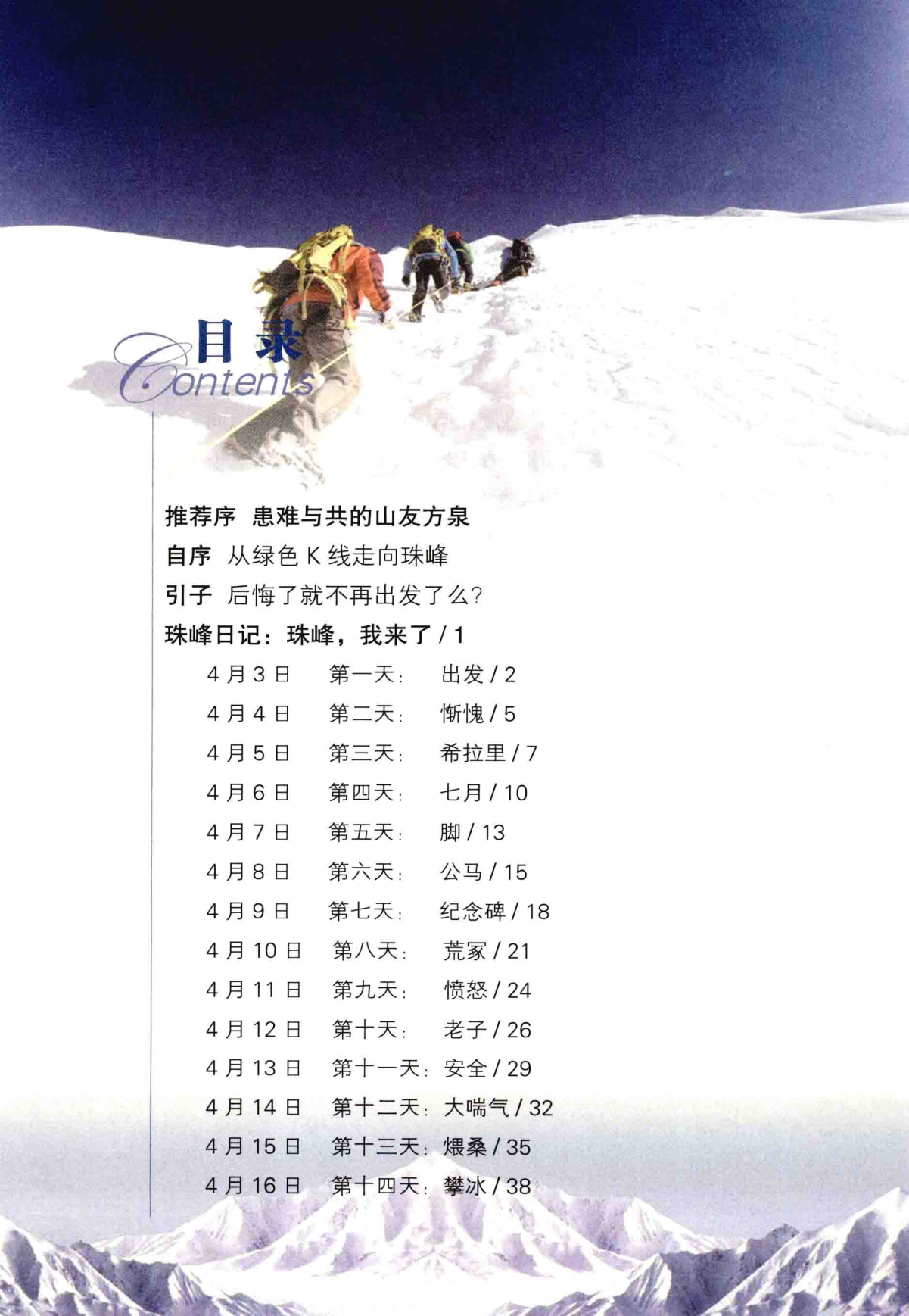


为减少处罚程度，我让戴猛抽空串通司机说刚到还没爬。他回来后偷偷告诉我们说是下午四点刚到，我也觉得这瞎话编得不够圆，也抽空去找司机串通，司机说已经跟人家说了是十点到的。突然，我明白了——戴猛这厮的福建口音，“四”、“十”不分，难怪人家会这么爽快地答应串通。我又偷偷地告诉他们三人，改口“十”点吧，怎么着也算在山上转了转，就是不能说过夜点炉头，罪责总算轻些。

派出所所长挨个审问我们，态度和蔼，形式都很正式，一问一答，专人记录，最后按手印，与接受刑事调查无异。在军工企业当了三十年工程师的老牟冲我感叹：“这辈子也没被人这么审问过，真跟犯了啥事儿似的。”

但这样的审问在次日我们又真正正规地经历了一次。原因是在赶往涿鹿县的国道上裹进一起车祸，出于法律考虑和想来后怕，咱就按下不表了。

后悔四年后重登雪山小五台。累得后悔，怕得后悔，更后悔的是回京的第二日午夜我又因足痛疼醒——刚好了一个月的痛风因这次超体能的活动而复发，我又拄起了拐杖。但小五台两日湛蓝湛蓝的天空和纯白纯白的雪原却总闪回眼前，特别是当我又陷入拥堵的城街，陷入红绿相间的股票显示屏，陷入工作压力，陷入一个个安排不完的饭局的时候，更是怀念小五台的蓝天白雪。心里闷闷问自己：后悔了，就不再去吗？



目录 Contents

推荐序 患难与共的山友方泉

自序 从绿色K线走向珠峰

引子 后悔了就不再出发了么？

珠峰日记：珠峰，我来了 / 1

4月3日 第一天： 出发 / 2

4月4日 第二天： 惭愧 / 5

4月5日 第三天： 希拉里 / 7

4月6日 第四天： 七月 / 10

4月7日 第五天： 脚 / 13

4月8日 第六天： 公马 / 15

4月9日 第七天： 纪念碑 / 18

4月10日 第八天： 荒冢 / 21

4月11日 第九天： 愤怒 / 24

4月12日 第十天： 老子 / 26

4月13日 第十一天： 安全 / 29

4月14日 第十二天： 大喘气 / 32

4月15日 第十三天： 煨桑 / 35

4月16日 第十四天： 攀冰 / 38



4 月 17 日	第十五天：	冰裂缝 / 41
4 月 18 日	第十六天：	地图 / 44
4 月 19 日	第十七天：	牛 × / 47
4 月 20 日	第十八天：	亲情 / 50
4 月 21 日	第十九天：	浓雾 / 53
4 月 22 日	第二十天：	有诗 / 56
4 月 23 日	第二十天：	累屁 / 59
4 月 24 日	第二十二天：	小金县 / 63
4 月 25 日	第二十三天：	空寂 / 66
4 月 26 日	第二十四天：	无聊 / 69
4 月 27 日	第二十五天：	坏消息 / 71
4 月 28 日	第二十六天：	三浦雄一郎 / 74
4 月 29 日	第二十七天：	利益 / 77
4 月 30 日	第二十八天：	杨春风 / 80
5 月 1 日	第二十九天：	走路 / 83
5 月 2 日	第三十天：	冷清 / 88
5 月 3 日	第三十一天：	登山杖 / 90
5 月 4 日	第三十二天：	新高 / 92
5 月 5 日	第三十三天：	滑坠 / 95
5 月 6 日	第三十四天：	洗澡 / 98
5 月 7 日	第三十五天：	背包 / 101
5 月 8 日	第三十六天：	敬畏 / 105
5 月 9 日	第三十七天：	玛汀 / 107
5 月 10 日	第三十八天：	戴维 / 110
5 月 11 日	第三十九天：	浪漫 / 112
5 月 12 日	第四十天：	悟山 / 115
5 月 13 日	第四十一天：	等待 / 118



- 5月14日 第四十二天：记账 / 121
5月15日 第四十三天：尊严 / 123
5月16日 第四十四天：SIM卡 / 126
5月17日 第四十五天：幸运 / 128
5月18日 第四十六天：离别 / 131
5月19日 第四十七天：究竟 / 134
5月20日 第四十八天：病房 / 138
5月21日 第四十九天：婷婷 / 141
5月22日 第五十天：死亡 / 144
5月23日 第五十一天：生命 / 147

山友侧记：他、她和我 / 155

王巍的“轴” / 156

叫一声“静姐”很由衷 / 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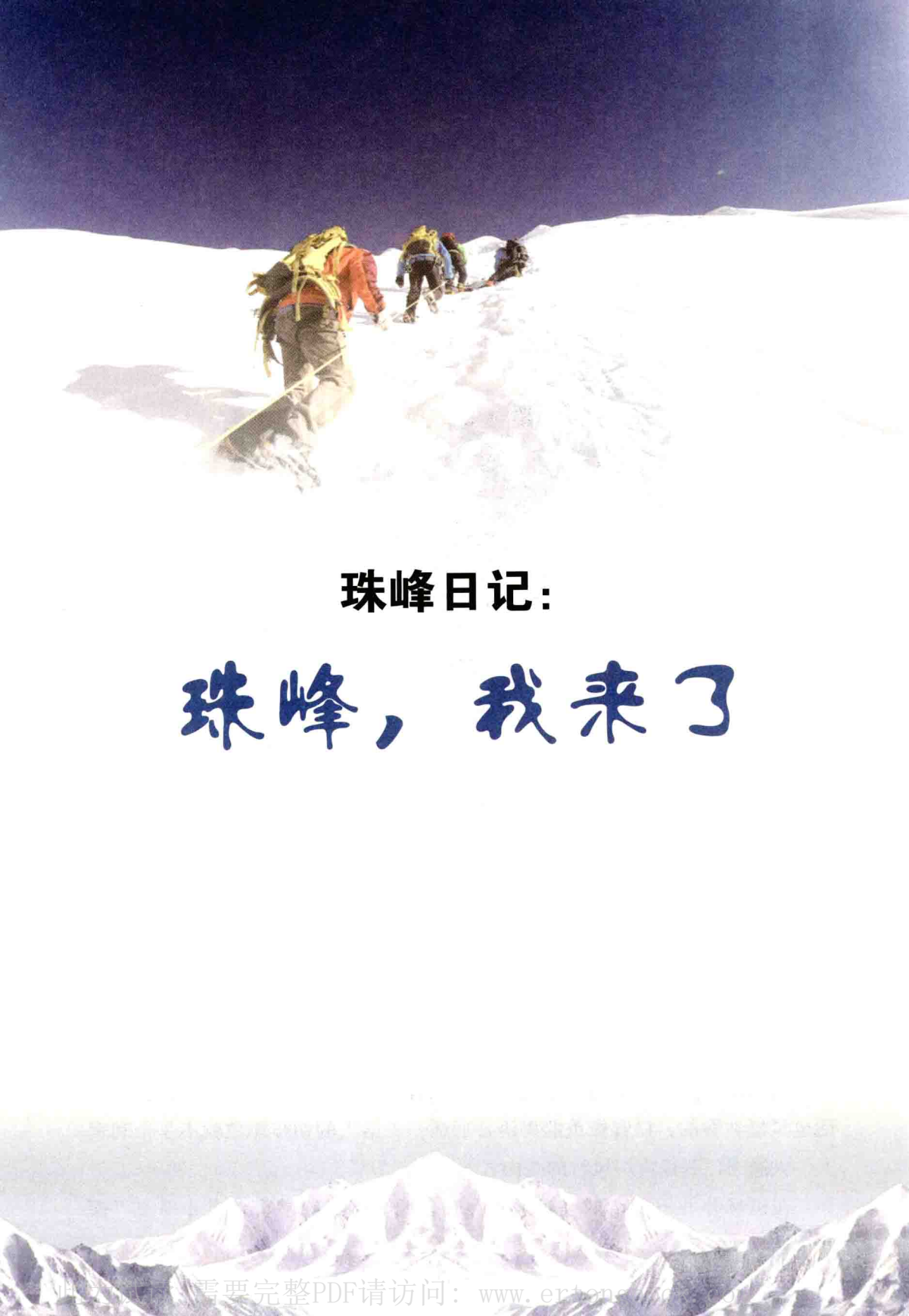
80岁不过是人生第五个20岁的开始——三浦雄一郎 / 168

21次登顶珠峰的夏尔巴普马扎西 / 171

方泉侧记：曾因酒醉鞭名马 / 175

跋：攀登 VS. 投资 / 183





珠峰日记：

珠峰，我来了

